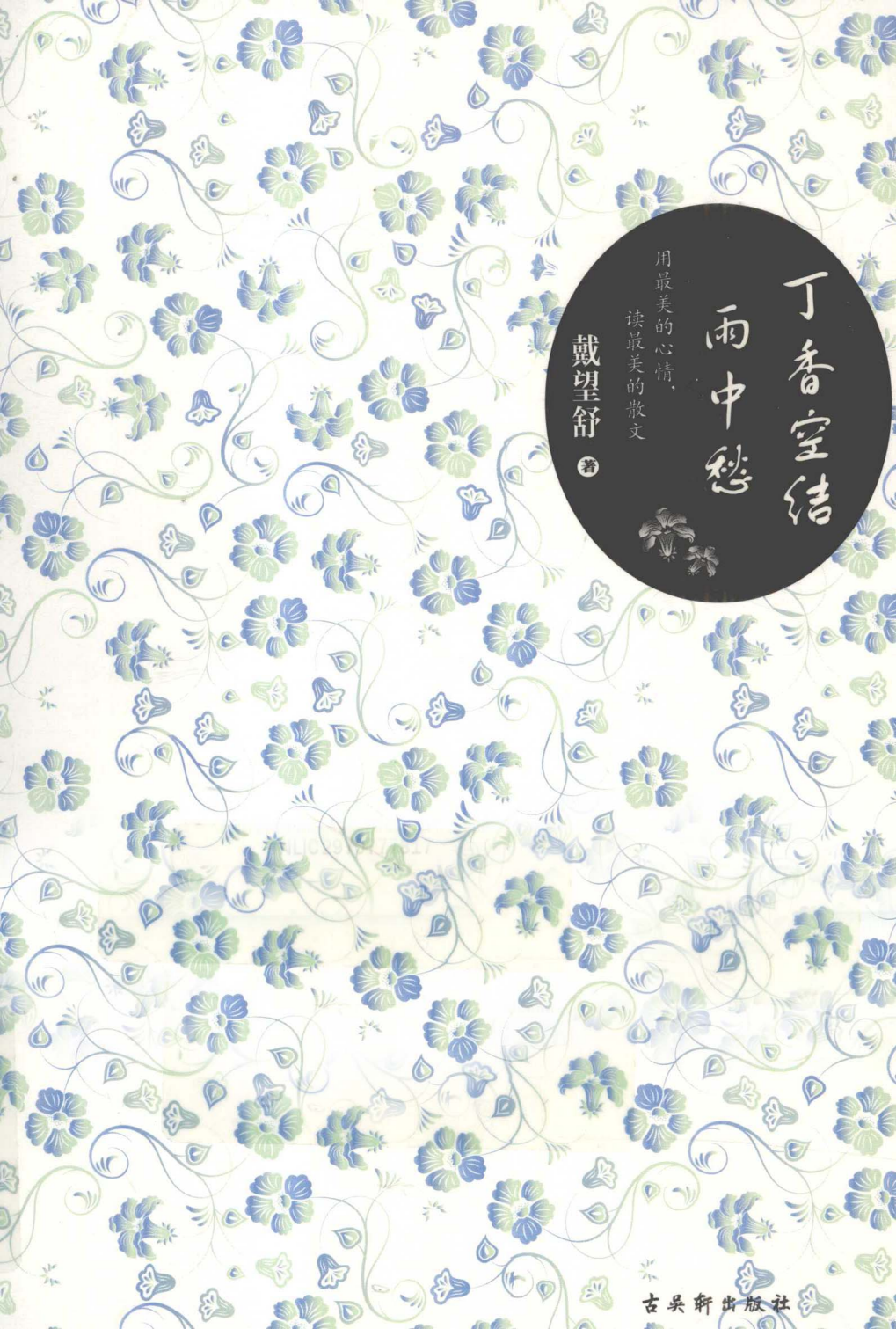




丁香空结

雨中愁

用最美的心情，
读最美的散文

戴望舒

著

古吴轩出版社

戴望舒 著

丁香空结雨中愁

用最美的心情，
读最美的散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香空结雨中愁 / 戴望舒著. — 苏州 : 古吴轩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80733-787-4

I. ①丁… II. ①戴…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②诗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7082 号

责任编辑: 洪 芳

见习编辑: 许 峰

策 划: 郑雅玲

装帧设计: 筱琨设计

书 名: 丁香空结雨中愁

著 者: 戴望舒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5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3-787-4

定 价: 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010-61531406



我的旅伴

鲍尔陀一日

在一个边境的站上

西班牙的铁路

巴巴罗特的屋子

巴黎的书摊

记玛德里的书市

香港的旧书市

山居杂缀

诗人玛耶阔夫斯基的死

记诗人许拜维艾尔

保尔·蒲尔惹评传

《良夜幽情曲》译本题记

《西万提斯的未婚妻》译本小引

105 103 093 081 067 063 057 051 043 035 025 017 009 001



《唯物史观的文学论》译后记	107
《爱经》译本序	109
《铁甲车》译序	111
《紫恋》译后记	115
跋《山城雨景》	121
《恶之华》掇英译后记	125
《星座》创刊小言	129
十年前的《星岛》和《星座》	131
诗论零札（一）	137
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	141
诗论零札（二）	151

我的旅伴

——西班牙旅行记之一

火车已开出站了，扬起的帽子，挥劲的素巾，都已消隐在远处了。我还是凭着车窗望着，惊讶着自己又在这永远伴着我的旅途上了。

从法国入西班牙境，海道除外，通常总取两条道路：一条是经东北的蒲港（Portbou），一条是经西北的伊隆（Irún）。从里昂出发，比较是经由蒲港的那条路近一点，可是，因为可以经过法国第四大城鲍尔陀（Bordeaux），可以穿过“平静而美丽”的伐斯各尼亚（Vasconia），可以到蒲尔哥斯（Burgos）去瞻览世界闻名的大伽蓝，可以到伐略道里兹（Valladolid）去寻访赛尔房德思（Cervantes）的故居，可以在“绅士的”阿维拉（Avila）小作勾留，我便舍近而求远，取了从伊隆入西班牙境的那条路程。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带着简单的行囊，我到了里昂的贝拉式车站。择定了车厢，安放好了行李，坐定了

位子之后,开车的时候便很近了。送行的只有友人罗大刚一人,颇有点冷清清的气象,可是久居异乡,随遇而安,离开这一个国土而到那一个国土,也就像迁一家旅舍一样,并不使我起什么怅惘之思,而况在我前面还有一个在我梦想中已变成那样神秘的西班牙在等待着我。因此,旅客们的喧嚣声,开车的哨子声,汽笛声,车轮徐徐的转动声,大刚清爽的 Bon voyage 声,在我听来便好像是一阕快乐的前奏曲了。

火车已开出站了,扬起的帽子,挥劲的素巾,都已消隐在远处了。我还是凭着车窗望着,惊讶着自己又在这永远伴着我的旅途上了。车窗外的风景转着圈子,展开去,像是一轴无尽的山水手卷:苍茫的云树,青翠的牧场,起伏的山峦,绵亘的耕地,这些都在我眼前飘忽过去,但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的心神是在更远的地方。这样地,一个小站,两个小站过去了,而我却还在窗前伫立着,出着神,一直到一个奇怪的声音把我从梦想中拉出来。

一个奇怪的声音在我的车厢中响着,好像是婴孩的啼声,又好像是妇女的哭声。它从我的脚边发出来;接着,又有什么东西踏在我脚上。我惊奇地回头过去:四张微笑着的脸儿。我向我的脚边望去:一只黄色的小狗。于是我离开了窗口,茫然地在座位上坐了下去。

“这使你惊奇吗,先生?”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中年人说,

接着便像一个很熟的朋友似的溜溜地对我说起来：“我们在河沿上鸟铺前经过，于是这个小东西就使我女人看了中意了。女人的怪癖！你说它可爱吗，这只小狗？我呢，我还是喜欢猫。哦，猫！它只有两个礼拜呢，这小东西。我们还为它买了牛奶。”他向坐在他旁边的妻子看了一眼。“你说，先生，这可不是自讨麻烦吗？——嘟嘟，别那么乱嚷乱跑！——它可弄脏了你的鞋子吗，先生？”

“没有，先生，”我说，“倒是很好玩的呢，这只小狗。”

“可不是吗？我说人人见了它会欢喜的，”我隔座的女人说，“而且人们会觉得不寂寞一点。”

是的，不寂寞。这头小小的生物用它的尖锐的唤声充满了这在辘辘的车轮声中摇荡着的小小的车厢，像利刃一般的刺到我耳中。

这时，这一对夫妇忙着照顾他们新买来的小狗，给它预备牛奶，我们刚才开始的对话，便因而中止了。趁着这个机会，我便去观察一下我的旅伴们。

坐在我旁边的中年人大约有三十五六岁，蓄着一撮小胡子，胖胖的脸儿发着红光，好像刚喝过了酒，额上有几条皱纹，眼睛却炯炯有光，像一个少年人。灰色条纹的裤子。上衣因为车厢中闷热已脱去了，露出了白色短袖的 Lacoste 式丝衬衫。从他的音调中，可以听出他是马赛人或都隆一带

的人。他的言语服饰举止，都显露出他是一个小 rentier，一个十足的法国小资产阶级者。坐在他右手边他的妻子，看上去有三十岁光景。棕色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栗色的大眼睛，上了黑膏的睫毛，敷着发黄色胭脂的颊儿，染成红色的指甲，葵黄色的衫子，鳄鱼皮的鞋子。在年轻的时候，她一定曾经美丽过，所以就是现在已经发胖起来，衰老下去，她还没有忘记她爱装饰的老习惯。依然还保持着她往日的是她的腿胫，在栗色的丝袜下，它们描着圆润的轮廓。

坐在我对面的胖子有四十多岁，脸儿很红润，胡须剃得光光的，满面笑容。他在把上衣脱去了，使劲地用一份报纸当扇子挥摇着。在他的脚边，放着一瓶酒，只剩了大半瓶，大约在上车后已喝过了。他头上的搁篮上，又是两瓶酒。我想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白白胖胖欣然自得，大概就是这种葡萄酒的作用。从他的神气看来，我猜想是开铺子的（后来知道他是做酒生意的）。薄薄的嘴唇证明他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可是自从我离开窗口以后，我还没有听到他说过话。大约还没有到时候。恐怕一开口就不会停。

坐在这位胖先生旁边，缩在一隅，好像想避开别人的注意而反引起别人的注意似的，是一个不算难看的二十来岁的女人。穿着黑色的衣衫，老在那儿发呆，好像流过眼泪的有点红肿的眼睛，老是望着一个地方。她也没有带什么行李，

大约只作一个短程的旅行，不久就要下车的。

在我把我的同车厢中的人观察了一遍之后，那位有点发胖的太太已经把她的小狗喂过了牛乳，抱在膝上了。

“你瞧它多乖！”她向那现在已不呜呜地叫唤的小狗望了一眼，好像对自己又好像对别人说。

“呃，这是‘新地’种，”坐在我对面的胖先生开始发言了。“你别瞧它现在那么安静，以后它脾气就会坏的，变得很凶。你们将来瞧着吧，在十六七个月之后。呃，你们住在乡下吗？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住在巡警之力所不及的僻静的地方吗？”

“为什么？”两夫妇同声说。

“为什么？为什么？为了这种‘新地’种，是看家的好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它会很快地长大起来，长得高高地，它的耳朵，也渐渐地会拖得更长，垂下去。它会变得很凶猛。在夜里，你们把它放在门口，你们便可以敞开了大门高枕无忧地睡觉。”

“啊！”那妇人喊了一声，把那只小狗一下放在她丈夫的膝上。

“为什么，太太？”那胖子说，“能够高枕无忧，这还不好吗？而且‘新地’种是很不错的。”

“我不要这个。我们住在城里很热闹的街上，我们用不到一只守夜狗。我所要的是一只好玩的小狗，一只可以在出去散

步时随手牵着的小狗，一只只会使人感到不大寂寞一点的小狗。”那女人回答，接着就去埋怨她的丈夫了：“你为什么会这样糊涂！我不是已对你说过好多次了吗，我要买一只小狗玩玩？”

“我知道什么呢？”那丈夫像一个牺牲者似的回答，“这都是你自己不好，也不问一问伙计，而且那时离开车的时间又很近了。是你自己指定了买的，我只不过付钱罢了。”接着对那胖先生说，“我根本就不喜欢狗。对于狗这一门，我是完全外行。我还是喜欢猫。关于猫，我还懂得一点，暹罗种，昂高拉种；狗呢，我一点也不在行。有什么办法呢！”他耸了一耸肩，不说下去了。

“啊，太太，我懂了。你所要的是那种小种狗。”那胖先生说，接着他更卖弄出他的关于狗种的渊博的知识来：“可是小种狗也有许多种，Dandie-dinmont，King Charles，Skye-terrier，Pékinois，loulou，Bichon de malt，Japonais，Bouledogue，teerier anglais No.poils durs，以及其他等等，说也说不清楚。你所要的是哪一种样子的呢？像用刀切出来的方方正正的那种小狗呢，还是长长的毛一直披到地上又遮住了脸儿的那一种？”

“不是，是那种头很大，脸上起皱，身体很胖的有点儿像小猪的那种。以前我们街上有一家人家就养了这样一只，一副蠢劲儿，怪好玩的。”

“啊啊！那叫 Bouledogue，有小种的，也有大种的。我个人不大喜欢它，正就因为它那副蠢劲儿。我个人倒喜欢 King Charles 或是 Japonais。”说到这里，他转过脸来对我说：“呃，先生，你是日本人吗？”

“不，”我说，“中国人。”

“啊！”他接下去说，“其实 Pékinois 也不错，我的妹夫就养着一条。这种狗是出产在你们国里的，是吗？”

我含糊地答应了他一声，怕他再和我说下去，便拿出了小提箱中的高蒂艾（Th. Gautier）的《西班牙旅行记》来翻看。可是那位胖先生倒并没有说下去，却拿起了放在脚边的酒瓶倾瓶来喝。同时，在那一对夫妻之间，便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起来了。

快九点钟了。我到餐车中去吃饭。在吃得醺醺然地回来的时候，车厢中只剩了胖先生一个人在那儿吃夹肉面包喝葡萄酒。买狗的夫妇和黑衣的少妇都已下车去了。我问胖先生是到哪里去的。他回答我是鲍尔陀。我们于是商量定，关上了车厢的门，放下窗幔，熄了灯，各占一张长椅而卧，免得上车来的人占据了我们的座位，使我们不得安睡。商量既定，我们便都挺直了身子躺在长椅上。不到十几分钟，我便听到胖先生呼呼的鼾声了。

（原载 1936 年 1 月 10 日《新中华》第 4 卷第 1 期）

鲍尔陀一日

——西班牙旅行记之二

在我眼前展开着的是一望无际的

葡萄已经成熟了，我仿佛看见了暗绿色的葡萄叶、攀在支柱上的藤蔓和发着宝石的光彩的葡萄。

清晨五点钟。受着对座客人的“早安”的敬礼，我在辘辘的车声中醒来了。这位胖先生是先我而醒的，一只手拿着酒瓶，另一只手拿着一块饼干，大约已把我当做一个奇怪的动物似的注视我好久了。

“鲍尔陀快到了吗？”我问。

“一小时之后就到了。您昨夜睡得好吗？”

“多谢，在火车中睡觉是再舒适也没有了。它摇着你，摇着你，使人们好像在摇篮中似的。”说着我便向车窗口望出去。

风景已改变了。现在已不是起伏的山峦、广阔的牧场、苍翠的树林了，在我眼前展开着的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已经成熟了，我仿佛看见了暗绿色的葡萄叶、攀在支柱上的藤蔓和

发着宝石的光彩的葡萄。

“你瞧见这些葡萄田吗？”那胖先生说，接着，也不管我听与不听，他又像昨天谈狗经似的对我谈起酒经来了。“你要晓得，我们鲍尔陀是法国著名产葡萄酒的地方，说起‘鲍尔陀酒’，世界上是没有一处人不知道的。这是我们法国的命脉——也是我的命脉。这也有两个意义：第一，正如你所见到的一样，我是一天也不能离开葡萄酒的，”他喝了一口酒，放下了瓶子接下去说，“第二呢，我是做酒生意的，我在鲍尔陀开着一个小小的酒庄。葡萄酒双倍地维持着我的生活，所以也难怪我对于酒发着颂词了。喝啤酒的人会有一个混浊而阴险的头脑，像德国人一样；喝烧酒（Liqueur）的人会变成一种中酒精毒的疯狂的人；而喝了葡萄酒的人却永远是爽直的、喜乐的、满足的，最大的毛病是多说话而已，但多说话并不是一件缺德的事。……”

“鲍尔陀葡萄酒的种类很多吧？”我趁空屣进去问了一句。

“这真是说也说不清呢。一般说来，是红酒白酒，再稍微在行一点的人却以葡萄的产地来分，如‘美道克’（Médoc）、‘海岸’（Côtes）、‘沙滩’（Graves）、‘沙田’（Palus）、‘梭代尔纳’（Sauternes）等等。这是大致的分法，但每一种也因酒的品质和制造者的不同而分了许多种类，‘美道克’葡萄酒有‘拉斐特堡’（Chateau-Latite）、‘拉都堡’（Chateau-

Latour)、‘莱奥维尔’ (Léoville) 等类；‘海岸’有‘圣爱米略奈’ (St. Emilionais)、‘李布尔奈’ (Libournais)、‘弗龙沙代’ (Fronsadais) 等类；‘沙田’葡萄酒和‘沙滩’酒品质比较差一点，但也不乏名酒；享受到世界名誉的是‘梭代尔纳’的白酒，那里的产酒区如鲍麦 (Bom-mes)、巴尔沙克 (Barsac)、泊莱涅克 (Preignac)、法尔塔 (Fargues) 等，都出好酒，特别以‘伊甘堡’ (Chateau-Yquem) 为最著名。因为他们对于葡萄酒的品质十分注意，就是采葡萄制酒的时候，至少也分三次采，每次都只采成熟了的葡萄……而且每一个制造者都有着他们世袭的秘法，就是我们也无从知晓。总之，在说了这一番关于鲍尔陀酒的类别之后，他下着这样的结论：“如果你到了鲍尔陀之后，我第一要奉劝的便是请你去尝一尝鲍尔陀的好酒，这才可以说不枉到过鲍尔陀。……”

“对不起，”一半也是害怕他再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站起身来说，“我得去洗一个脸呢，我们回头谈吧。”

回到车厢中的时候，火车离鲍尔陀已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了。胖先生在车厢外的走廊上笑眯眯地望着车窗外的葡萄田，好像在那些累累的葡萄上看到了他自己的满溢的生命一样。我也不去打搅他，整理好行囊，便依着车窗闲望了。

这时在我的心头起伏着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这种不安是读了高蒂艾的《西班牙旅行记》而引起的，对到鲍尔

陀站时，高谛艾这样写着他的印象：

下车来的时候，你就受到一大群的脚步侠的攻击，他们分配着你的行李，合起二十个人来扛一双靴子：这还一点也不算稀奇；最奇怪的是那些由客栈老板埋伏着截拦旅客的牢什子。这一批混蛋逼着嗓子闹得天翻地覆地倾泻出一大串颂词和咒骂来：一个人抓住你的胳膊，另一个人攀住你的腿，这个人拉住你的衣服的后襟，那个人拉住你的大氅的钮子：“先生，到囊特旅馆里去，那里好极了！”——“先生不要到那里去，那是一个臭虫的旅馆，臭虫旅馆这才是它的真正的店号，”那敌对的客店的代表急忙这样说。——“罗昂旅馆！”“法兰西旅馆！”那一大群人跟在你后面嚷着。——“先生，他们是永远也不洗他们的砂锅的；他们用臭猪油烧菜；他们的房间里漏得像下雨；你会被他们剥削、抢盗、谋杀。”每一个人都设法使你讨厌那些他们对敌的客栈，而这一大批跟班只在你断然踏进了一家旅馆的时候才离开你。那时他们自己之间便口角起来，相互拔出皮榔头来，你骂我强盗，我骂你贼，以及其他类似的咒骂，接着他们又急急忙忙地追另一个猎物。

到了鲍尔陀的圣约翰站，匆匆地和胖先生告了别之后，我便是在这样的心境中下了火车。我下了火车：没有脚步侠来抢拿我的小皮箱；我走出了车站：没有旅馆接客来拽我的